

珍妮姑娘

我阅读·我成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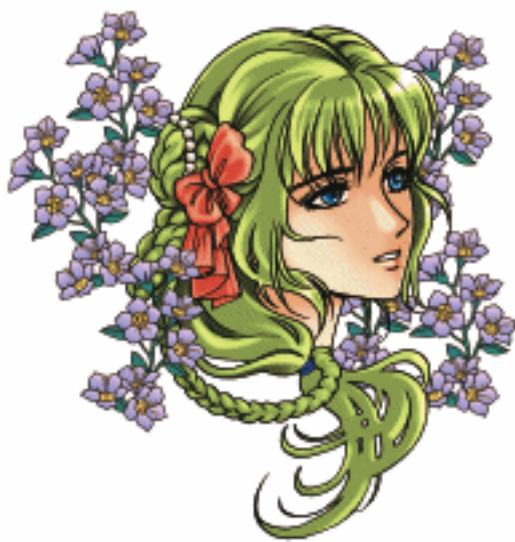
原著：[美] 德莱塞

改编：黄慧鸣



美国俄亥俄州的科伦坡市，是一个有着五万人口的城市，平时来往的人很多，所以旅馆业十分兴旺。在中央广场的一角，有一座很大的旅馆，平日经常有本地政界和商界的头面人物光临。

这天，旅馆里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的姑娘。她们是母女，从穿着上就可以看得出，这是一对正被贫困



逼迫的人。不过，那个年轻姑娘长得十分美丽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非常动人，只是她很羞怯，一直躲在母亲的身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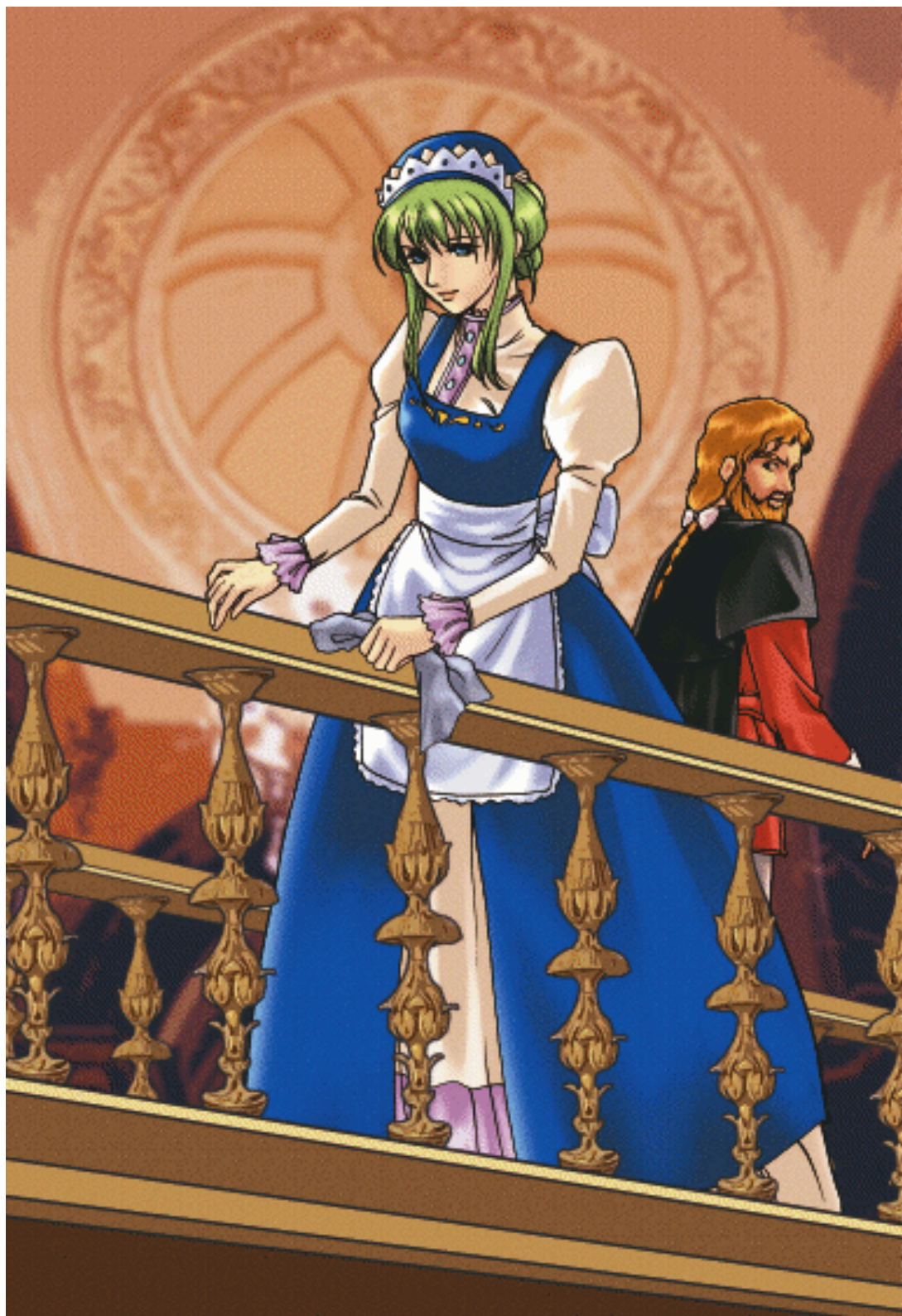
妇人找到账房先生，想知道自己是否能

在这里找到点活干。账房先生一下就被她们打动了，他很爽快地为母女俩介绍了一份擦洗的活儿，每天一块钱，只要下午上班。显然，妇人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找到了工作，她很高兴，这下总算可以解家里的燃眉之急了。

说了这么多，还没介绍这对母女呢！原来，她们是玻璃匠威廉·葛哈德的妻子和大女儿珍妮。葛哈德的玻璃生意本来就不怎么好，最近他又生了病，躺在床上，收入少了，却多了看病的费用。家里虽然有六个孩子，但只有大儿子西巴轩每星期有四块钱的收入，珍妮虽说已经超过十八岁了，但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；接下来乔其十四岁，马大十二岁，威廉十岁，味罗尼加只有八岁。

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，葛哈德的妻子不得不到处赊账，时间久了，旧账还不上，那些小店的老板再也不肯赊给她了。

第二天，当珍妮跟着母亲来到旅馆上班时，她顿时被大厅里金碧辉煌的气势震住了，她觉得每个地方都那么精



致好看，以至于在擦那些台阶和楼梯扶手时，她都有些胆怯了。

当珍妮和母亲干活时，从外面进来一位魁梧的中年绅士，他戴着缎帽，披着斗篷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沿着楼梯往上走，珍妮慌忙站起来让路，他微笑着示意她不必如此。

中年绅士走到了楼梯口，不由又回头看了看，他发现这位正在擦楼梯的姑娘非常动人，白皙的额头、蔚蓝的眼睛、婀娜的体态，充满了青春气息。然后，他继续往楼上走，此时，珍妮的形象已经牢牢印入了他的脑海中。

这位绅士叫乔其·雪尔佛斯脱·白兰德，是本地鼎鼎大名的议员。

珍妮和母亲回到家里。一家人吃过晚饭，西巴轩提了一个建议：

“我说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向住在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

洗呢？这可比擦楼梯强。”

珍妮的母亲觉得这个建议不错。第二天她就去找账房先生，怯生生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他。账房先生听完后，热心地说：

“让我想想看，哦，你们可以去找白兰德议员，他是位热心的先生。他住在二十二号，你们就说是我让你们去的。”

珍妮和母亲来到二十二号门口，伸手敲了敲门。当白兰德议员打开门，发现站在门口的是珍妮母女时，立刻热情地招呼她们进门。听珍妮母亲说明了来意，白兰德从壁橱里找了几件衣服出来，还和珍妮母亲聊了起来。这时候，珍妮在一旁天真地微笑着，这使她显得更美，白兰德议员觉得自己的眼睛似乎有些离不开她了。

说起白兰德议员，他出生在俄亥俄州南部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两年法律，他身上既有机会主义者的智慧，又不乏一些同情心。他虽然已经五十二岁了，但相貌堂堂，



现在仍是独身。总的来说，他算得上一个成功的人。

过了几天，珍妮提早送来了衣服，为的是让白兰德留下个好印象。白兰德留住珍妮，饶有兴趣地问了她许多问题，比如“你母亲还好吗”“你父亲多大了”等等。最后，他递给珍妮一张钞票，让她在每礼拜一来取衣服。

从此以后，珍妮就常来取衣服，而白兰德觉得自己对珍妮的兴趣一天比一天浓，他很想和珍妮一起去她家看看。

但想到那一定是个贫苦的地方，环境混杂，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珍妮看到白兰德时，羞怯比原先少了许多。她有点被这崭新环境中的一切迷惑了，并且觉得白兰德是那么慷慨，做事那么文雅，充满了吸引力。

不久，圣诞节要到了，白兰德回了华盛顿，他打算在那儿住几个星期，这对葛哈德一家来说，无疑是个坏消息，因为那靠洗衣得来的收入，因此而断了来源。

圣诞节前一天，珍妮母亲去旅馆干活前，要几个年龄小些的孩子出去多捡些煤，以便于圣诞节期间使用。但几个孩子捡了一天，收获却很少。于是珍妮自告奋勇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去停煤车的地方再捡一些。聪明的西巴轩爬上煤车，利落地扔下一些煤块，很快装满了弟弟妹妹的篮子。当他们高兴地提着篮子往家里走时，遇到了一位穿大衣的绅士。珍妮一眼就认出来，他就是白兰德议员，于是吓得丢下篮子拔腿就跑，那位议员先生也认出了珍妮，但任凭

他怎么叫，珍妮都没有停下脚步。

白兰德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来到一家杂货店，按照珍妮家的人数，给每个人买了一份圣诞礼物，托伙计送到了珍妮家里，这让全家人又惊又喜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当珍妮去取衣服时，白兰德对她更加和颜悦色，常常送些小礼物给她的弟弟妹妹。有一天，他突然捏住了珍妮的手，用探询的口气问：“珍妮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
珍妮慌极了，她虽然觉得白兰德人好，但并没有到达爱情的程度，于是转过脸去，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哦，我想你是个很和气的人。”

白兰德显然有点失望，他端详着珍妮，微笑着说：“而我实在很喜欢你。”说着，把珍妮拉近些，在她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，然后接着说，“我希望你是属于我的，我一定会尽力照顾你。”

为了更多地了解珍妮，白兰德决心亲自到她家里去看

看。他来到珍妮家的矮房子前，伸手敲了敲门。珍妮母亲显然没料到会来这样一位贵客，她慌乱地在围裙上擦着手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白兰德有些过意不去了，他连忙说：

“哦，请别客气，葛奶奶，你的丈夫好些了吗？”

“哦，好了好了，他现在出去做工了。”

就在他们谈话的当儿，葛哈德回来了，他早就听妻子说起过这样一位好心的先生。不过他天性不喜欢和别人多唠叨，说了几句客套话后，他便拿起工具到后面干活去了。临走前，白兰德又拿出十元钱，塞在了珍妮母亲的手里。

对于白兰德的帮助，珍妮非常感激。虽然她并不爱白兰德，但也不讨厌他。甚至觉得跟他在一起还是很快乐的。

但是不久，旅馆里就传出了议论，因为珍妮每次去白兰德的房间，都要在里面呆半小时左右，而且她的身上居然还有一块金表，当然，那是白兰德送的。珍妮母亲也听到了传言，她又气又怕，决定不再让女儿去白兰德的房间了，改由自己前去收衣服，送衣服。



白 兰 德
一连几个礼拜
没见到珍妮的
影子，觉得很
奇怪，当他从
珍妮母亲那儿得
知原因时，不由认真地
思索起自己和珍妮的关系
来。

一天晚上，白兰德把珍妮约出去见面，珍妮为此特别穿上了一件最好的衣服，这令白兰德很感动，趁着一股柔情，他冲动地说：

“珍妮，你愿意从此以后和我一起生活吗？虽然我比你大了三十多岁。”

珍妮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她似乎还没有彻底明白白兰德的意思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想想看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然后我就送你去读书。”

白兰德紧紧握住珍妮的手，这似乎给了珍妮力量，她觉得如果答应白兰德，也许就能给自己窘困的家庭带来一些帮助。

但是，珍妮的父亲威廉·葛哈德，是一个有着强烈生活信条的人，虽然现在他被贫困的生活搞得筋疲力尽，但从来没想过要让女儿为此做什么。相反，他如果知道珍妮和白兰德已经如此接近的话，一定会大发雷霆。因此，珍妮和白兰德这些天外出约会，都是瞒着这个倔强的老头的。

不过，葛哈德还是从邻居口中，得知了珍妮和白兰德的交往，他非常生气，一连三个晚上特意从工厂抽空回来，总算“逮”到了白兰德。他激动地对白兰德嚷嚷道：

“我可不愿意我的女儿在晚上跟你这样年纪的人出门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她还是个孩子！”

白兰德保持着一贯的尊严，他镇定地说：“不，我爱你的女儿，我要娶她！如果有人因此议论，那让他们议论好了！”

葛哈德有点丧气，但并没被吓倒。他大声说：“她是我的女儿，她嫁给谁必须由我说了算！我请你离开，以后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！”

白兰德不想和葛哈德继续争吵下去，他对葛哈德说：

“现在我要走了，但并不表示我会就此退缩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大错特错了，希望你能觉悟。”说完，他微微鞠了一躬，出去了。

事情就这样暂时僵持着。葛哈德一家继续挣扎着过日子，可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一天，当珍妮他们去捡煤时，西巴轩又爬上煤车，结果被事先埋伏的侦探捉住，关进了监狱。葛哈德忙了一夜，西巴轩还是没能出来。最后，法庭判决罚款十元。为此葛哈德到处去借钱，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家的境况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借钱给他。

看着一家人愁眉苦脸，无计可施，珍妮又想到了白兰德。也许他肯帮自己的忙吧，虽然上次父亲那么粗鲁地得罪了他。珍妮悄悄打开房门，走过阴暗的街道，来到了旅馆白兰德那熟悉的房门口。白兰德看到珍妮，非常惊讶，他热烈地拥抱她，表示欢迎。不过，他很快看出珍妮有心事。便问道：“亲爱的，你有什么为难的事？”

珍妮鼓足勇气，总算把哥哥西巴轩进监狱的事告诉了白兰德。白兰德连忙叫她别着急，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一切都交给我，你坐在这里等我，我出去一会儿。”

白兰德和法官以及监狱里的典狱官都是很熟的，他只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，就办妥了一切——西巴轩立刻得到了释放。

回到旅馆，当珍妮得知哥哥已经被放出来时，不由激动万分，她望着白兰德，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，显得更加楚楚动人。白兰德把珍妮拥进怀里，热烈地吻着她，以往的一切顾虑，都在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，被抛在了脑后。

珍妮在回家的路上，不停地想着白兰德说过的话：

“亲爱的，你现在真正属于我了，别担心，我一定会实现诺言，我马上要去华盛顿，一回来我就娶你。拿着，这是一百块钱，明天我还会送一些过来的。”

果然，第二天，白兰德派人又送来四百元钱，还让珍妮存在本地的银行里。

事情似乎就要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因为白兰德虽然比珍妮大得多，但他的确爱着珍妮。

就在珍妮等待白兰德从华盛顿回来时，西巴轩突然拿回一张报纸，上面用头号大字写着：

前参议员白兰德，因心脏麻痹，逝世于华盛顿阿灵顿医院……

珍妮用颤抖的手拿过报纸，犹如被电击般，一言不发，母亲过来和他说话，她也呆呆的，就好像没听见似的。她坐在床上，望着镜子里苍白的脸，不由想：看来，我必须



离开这个家了……

很快，珍妮母亲看出了女儿的反常，在她的一再追问下，珍妮只得告诉母亲，自己已经是白兰德的人了，并把那天晚上西巴轩被放的详细经过说了一遍。听到这里，母亲禁不住目瞪口呆，“啊”地叫了起来。接着，她一边流泪，一边想着怎样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。他如果知道了，一定会气得发疯的。葛哈德曾经说过，如果珍妮和白兰德有丝毫越轨的行为，就要她滚出家门，再也别在这个家里呆下去。现在的情况更糟，珍妮已经成了白兰德的人，而且看迹象已经怀孕了，这个打击葛哈德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。

这天，珍妮母亲趁孩子们都不在时，把珍妮的事情告诉了葛哈德，葛哈德一听，刷地站起身来。他本来就很瘦削，现在极怒之下，皮肤变得灰黄，眼睛里像要冒出火来了。他用力把头发往后一捋，暴跳如雷地喊道：

“好！好！我早就料到了，白兰德，一个大好人！带着